

## 9 世纪阿拔斯王朝军事奴隶制的兴起及其原因新论<sup>\*</sup>

徐斐斐<sup>\*\*</sup>

**内容提要** 阿拔斯王朝在哈里发马蒙时期开始实行军事奴隶制。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奴隶制在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并一直存在到945年哈里发沦为傀儡之时。其兴起的原因是：传统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奴隶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大环境为军事奴隶制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哈里发对普通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弱化，催生了实行军事奴隶制的现实需要。哈里发对普通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有限，其便依靠更容易支配的奴隶和释奴来保卫自己和维持专制统治。后来的诸穆斯林统治者也面临对普通穆斯林臣民支配力有限的困境，因此纷纷效仿阿拔斯哈里发组建奴隶军队。军事奴隶制遂成为中东的一种普遍现象，且长盛不衰。

**关键词** 阿拔斯王朝 中东 军事奴隶制 哈里发 支配力

在9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段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中东曾盛行军事奴隶制（military slavery），即出于军事目的获取奴隶并将其作为专职化军事力量使用（或将其释放后作为专职化军事力量使用）的制度。<sup>①</sup>在这种制度下，由穆斯林统治者的奴隶或释奴组成的军队往往是常备精锐力量。在这个时间段内，很少有伊斯兰政权不实行军事奴隶制。<sup>②</sup>19世纪，随着埃及的马穆鲁克（مملوك，复数مماليك，意为奴隶）势力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奴隶近卫军“耶尼切里”（Yeniçeri）退出历史舞台，中东的军事奴隶

\* 本文受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项目（xkqqn2018-20）资助。本文得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李福泉教授和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梁道远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忱。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中东研究》编辑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徐斐斐，成都体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体育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中世纪史。

① 参见徐斐斐、张箭《中东“军事奴隶制”起源考》，《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73页。

②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5.

制式微。但直到20世纪中东都还有军事奴隶制的残余。<sup>①</sup>在世界历史上,奴隶被用于军事的现象屡见不鲜,<sup>②</sup>但在很多情况下奴隶军队只是临时性、辅助性的力量。而中东军事奴隶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奴隶军队一般是精锐力量;有大量奴隶军人担任高官,跻身统治阶层。

按常理而言,奴隶身份卑微,地位仅等同于物品和财产,可由主人买卖和任意处置。<sup>③</sup>因此,奴隶成为精锐和精英的现象非常奇怪。这种现象普遍、长久,更是令人好奇。这早已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有多位学者对中东穆斯林统治者组建奴隶军队的原因进行过解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替代兵源说。这种观点认为,阿拉伯半岛有限的人力资源无法满足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需求,于是穆斯林统治者引入具有卓越军事素质的“异教”奴隶来解决兵源问题。<sup>④</sup>这种解释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军事奴隶制并非产生于穆斯林大举扩张的时代,而是产生于伊斯兰世界开始分裂的时代——8世纪下半叶。<sup>⑤</sup>

二是集权手段说。这种观点认为,军事奴隶制是制衡部落或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sup>⑥</sup>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军事奴隶制被实行的直接原因,

- ①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عبد العزيز, 1932~1953年在位)拥有奴隶卫兵,参见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07-308。
- ②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5-45, 93, 161-166。
-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698~699页;〔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2版),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4,第72~73页。
- ④ David Ayalon,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Mamlūk Military Institution in Islam," in V. J. Parry and M. E. Yapp, eds.,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4-56。
- ⑤ 关于中东军事奴隶制产生的时间,可参见徐斐斐、张箭《中东“军事奴隶制”起源考》,《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67~99页。
- ⑥ 参见 C. E. Bosworth, "Recruitment, Muster, and Review in Medieval Islamic Armies," in V. J. Parry and M. E. Yapp, eds.,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1-62;〔伊朗〕阿拉亚尔·哈拉巴里、巴沙里·德勒里什:《奴隶在萨曼王朝政治体系中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波斯文),《扎赫拉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季刊》2006年第59期,第62~66页;〔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88~196页;Yaacov Lev, "David Ayalon (1914-1998) and the History of Black Military Slavery in Medieval Islam," *Der Islam*, Vol. 90, No. 1, 2013, p. 28。

但不能解释军事奴隶制只盛行于中东,因为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可能有集权的需求。

三是借自外部说。这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人的军事奴隶制是阿拔斯哈里发马蒙(المأمون, 813 ~ 833 年在位)从中亚突厥—粟特社会借鉴过来的,其原型是粟特统治者的“查卡尔”(چاکر,意为仆人)<sup>①</sup>亲兵制度。当马蒙于819年从呼罗珊回到巴格达主政<sup>②</sup>时,他和兄弟穆阿台绥姆(المعتصم,下一任哈里发,833 ~ 842 年在位)带回了他们的“查卡尔”亲兵。他们用“查卡尔”的阿拉伯化形式“沙基里耶”(الشكيريّة)来称呼这些奴隶亲兵。<sup>③</sup>这种观点有很大的漏洞。首先,“沙基里耶”是与奴隶军队并存的另一独立单位。其次,在马蒙从呼罗珊返回巴格达主政之前,穆阿台绥姆基本一直在伊拉克活动,而且一度加入了反对派阵营,这时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奴隶军队。<sup>④</sup>因此马蒙与穆阿台绥姆一同从呼罗珊带回“查卡尔”亲兵一说不成立的。

四是君民离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军事奴隶制被实行的原因,是穆斯林统治者因背离宗教精神而失去信众的支持,在军事上只能依靠来自伊斯兰地区以外的奴隶。<sup>⑤</sup>这种观点比前三种更深刻,但它过于强调统治者和信众之间的对立,则未免太简单化和绝对化。

目前,国外对军事奴隶制盛行原因的研究除了上述不足外,还忽略了军事奴隶制盛行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而国内又缺乏对该问题的专门研究,<sup>⑥</sup>所以该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军事奴隶制是前现代中东国

① 即汉语史料中的柘羯,是中亚讲伊朗语城邦统治者的亲兵,参见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213页;芮传明《“曳落河”与“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第40~49页。

② 马蒙即位后6年都待在呼罗珊的木鹿,819年才回到巴格达主政。

③ C. I. Beckwith, “Aspect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entral Asian Guard Corps in Islam,”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4, 1984, pp. 29–43.

④ Matthew S. Gordon, *The Breaking of a Thousand Swords: 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of Samarra (A. H. 200–275/815–889 C. 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8, 25.

⑤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2–63, 68–81;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9–100.

⑥ 徐斐斐和张箭的《中东“军事奴隶制”起源考》一文在结语部分对军事奴隶制盛行的原因有所论述,但很简略,不够深入。参见徐斐斐、张箭《中东“军事奴隶制”起源考》,《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97~99页。

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其盛行是伊斯兰文明独有的现象,故它特别能反映中东伊斯兰文明的一些特性。丹尼尔·派普斯提出,军事奴隶制“为评估伊斯兰教在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极佳的载体”。<sup>①</sup>因此,了解军事奴隶制盛行的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中东政治文化的认识,该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9世纪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实行军事奴隶制的举措对整个中东军事奴隶制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出现的诸伊斯兰政权纷纷效仿阿拔斯哈里发组建奴隶军队。<sup>②</sup>本文聚焦于9世纪阿拔斯王朝军事奴隶制兴起的个案,概述其过程,并从社会文化渊源和政治现实需要两方面深入探究其原因;以期能以小见大,通过此个案的分析深化对中东军事奴隶制盛行现象的理解。

## 一 军事奴隶制的兴起及在阿拔斯王朝的传播

倭马亚王朝(661~750年)时期已经出现了军事奴隶制的萌芽。如743年,呼罗珊长官纳绥尔·本·赛亚尔(نصر بن سيار)买了1000名马穆鲁克并为其配备了武器和马匹,作为献给她上司伊拉克总督优素福·本·欧麦尔(يوسف بن عمر)的礼物。<sup>③</sup>然而,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即使存在出于军事目的获取奴隶并将其作为专职化军事力量使用的做法,那也是偶然和零星的,没有成为常态。<sup>④</sup>奴隶军队的主人是官员,不是统治者。官员都有一定任期,且随时可能被调离或罢免,其举措会因其离任而终止,不具持续性,因此这时还不存在真正的军事奴隶制。最早的伊斯兰军事奴隶制出现在安达卢斯(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统治区)的后倭马亚王朝(756~

① Daniel Pipes, “Reviewed Work: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by Patricia Crone,”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2, 1986, p. 166.

② 阿拔斯人的奴隶卫队是割据的总督和埃米尔们效仿的蓝本,参见 C. E. Bosworth, “The Armies of the Saffārid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1, No. 3, 1968, p. 549.

③ At-Tabarī, *Annales*, Series 2,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 – 1901, p. 1765.

④ 徐斐斐、张箭:《中东“军事奴隶制”起源考》,《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第79页。

1031 年)。8 世纪 70 年代, 后倭马亚王朝创立者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عاوية, 756 ~ 788 年在位) 组建了奴隶军队。<sup>①</sup> 继此之后, 易弗里基叶 (今突尼斯) 的阿格拉布王朝 (800 ~ 909 年) 在创立者易卜拉欣一世 (إبراهيم بن الأغلب, 800 ~ 812 年在位) 时期开始实行军事奴隶制。<sup>②</sup>

阿拔斯王朝在哈里发马蒙时期开始实行军事奴隶制。马蒙买了一些“突厥”<sup>③</sup> 奴隶,<sup>④</sup> 用他们组建了卫队。马蒙命 400 名马穆鲁克每天去他的宫门前执勤。当马蒙骑马时, 他们也骑马陪同护卫。<sup>⑤</sup> 在马蒙统治时期, 穆阿台绥姆也购买了“突厥”奴隶并用其组建了一支军队, 有 4000 人。<sup>⑥</sup> 但马蒙时期哈里发军队的支柱是呼罗珊与河中 (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和泽拉夫尚河流域, 当时还是东伊朗语地区) 权贵的军队,<sup>⑦</sup> 奴隶军队只处于次要地位。

穆阿台绥姆继位后, 奴隶军队得到了极大发展。首先, 奴隶军队的地位提高了, 受到特殊对待。在新都萨迈拉, 穆阿台绥姆将“突厥”奴隶士兵安置在哈里发宫殿周边, 与其他人隔离开来, 只有来自费尔干纳的人才能当他们的邻居。穆阿台绥姆为“突厥”士兵买了女奴, 让他们从中选择妻子。女奴也被登记在册, 领取薪水, 没有一个“突厥人”可以与

① 参见佚名《征服安达卢斯轶事集》(阿拉伯文), 开罗: 埃及书籍出版社, 贝鲁特: 黎巴嫩书籍出版社, 1989, 第 98 ~ 99 页; Al-Makkari, *Analectes sur l'histo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Arabes d'Espagne*, Tome 2, MM. R. Dozy, G. Dugat, L. Krehl et W. Wright, eds., Leyde: E. J. Brill, 1858, pp. 24 - 25.

② Yaacov Lev, “David Ayalon (1914 - 1998) and the History of Black Military Slavery in Medieval Islam,” *Der Islam*, Vol. 90, No. 1, 2013, pp. 22 - 23.

③ 中世纪伊斯兰文献中的“突厥”含义较宽泛, 包含了回鹘这类不自认是“突厥”的族群。为避免概念混淆, 本文在提及伊斯兰文献中的“突厥”与“突厥人”时, 均加引号。

④ Takijj Ad-Din al-Makrizijj, *Die Kämpfe und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Den Banū 'Umayya und Den Banū Hāšim*, Geerhardus Vos, ed., Leiden: E. J. Brill, 1888, p. 63.

⑤ 扎卡里亚·加兹维尼:《各地遗迹与人类历史》(阿拉伯文), 贝鲁特: 索德尔出版社, 1998, 第 318 页。

⑥ El-Kindi, *The Governors and Judges of Egypt or Kitāb el 'Umarā' (el Wulāh) wa Kitāb el Quḍāh*, Rhuvon Guest, ed., Leyden: E. J. Brill, London: Luzac and Co., 1912, p. 188.

⑦ Hugh 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The Islamic Near East from the Six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2nd edi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4, pp. 148 - 155;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6.

妻子离婚。<sup>①</sup> 其次,奴隶军队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很少有史籍提到马蒙拥有的奴隶士兵的具体数量,而关于穆阿台绥姆奴隶军队人数的记载则十分清楚,且差别很大,从4000人到7万人。<sup>②</sup> 根据萨迈拉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叶耳孤比(أحمد بن إسحق اليعقوبي, ? ~ 897年)《各地》对穆阿台绥姆在萨迈拉安置“突厥人”一事的记载,<sup>③</sup> 可推算出穆阿台绥姆时期“突厥”奴隶军队的最大规模约为8000人。<sup>④</sup> 这支“突厥”奴隶部队主要负责保卫哈里发,很少外出作战,在穆阿台绥姆统治期间仅跟随他参加了一次战役——对拜占庭帝国发动的阿莫里乌姆战役。<sup>⑤</sup> 穆阿台绥姆去世后,“突厥”奴隶部队才不时被派到远离哈里发和首都的地方作战。<sup>⑥</sup>

穆阿台绥姆赋予“突厥”奴隶军人高于其他军人的地位,导致“突厥”奴隶将领的权力迅速膨胀,但他尚能有效节制他们。而他去世后,“突厥”奴隶(或释奴)将领的权力就开始失去控制。他们扰乱朝纲,制造祸乱,甚至任意废立、杀害哈里发。861~870年,接连有五位哈里发——穆塔瓦基勒(المتوكل, 847~861年在位)、孟台绥尔(المنصور, 861~862年在位)、穆斯塔因(المستعين, 862~866年在位)、穆阿台兹(المعتز, 866~869年在位)、穆赫塔迪(المهتدي, 869~870年在位)——直接或间接被“突厥人”害死。阿拔斯王朝因此急剧衰落,艾哈迈德·本·突伦(أحمد بن طولون, 868~884年在位)趁机在埃及独立,建立突伦王朝(868~905年);叶尔孤白·本·莱伊斯(يعقوب بن الليث صفارى, 861~879年在位)以锡斯坦为根据地建立萨法尔王朝(861~911年),与阿拔斯朝廷分庭抗礼,甚至一度试图推

① Al-Jakûbî, *Kitâb al-Boldân*, secunda edit.,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92, pp. 258 - 259.

②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48.

③ Al-Jakûbî, *Kitâb al-Boldân*, secunda edit.,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92, pp. 258 - 259.

④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amarqande et Samarra: Éléments d'Asie Centrale dans l'Empire Abbasside*, Paris: 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 2007, pp. 239 - 243.

⑤ Matthew Spalckhaver Gordon, *The Breaking of a Thousand Swords: 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Community of Sāmarrā (218 - 264 A. H. / 833 - 877 C. E.)*,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pp. 345 - 346.

⑥ 参见 At-Tabarî, *Annales*, Series 3,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 - 1901, pp. 1335 - 1338, 1381, 1414 - 1415.



翻阿拔斯王朝，朝廷无力将其剿灭。哈里发穆阿台米德（المعتد، 870 ~ 892 年在位）即位后，任命其弟穆瓦法格（طلحة بن المتوكل الموفق）为全军统帅，军权终于又回到阿拔斯家族手中。穆瓦法格既是军事奇才也是政治强人，大权独揽，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穆瓦法格能够驾驭“突厥人”，在他的努力下，“突厥人”势力衰落。

尽管实行军事奴隶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阿拔斯统治者并未因此就放弃这一制度。穆阿台米德的继任者穆阿台迪德（المعتضد، 892 ~ 902 年在位）又重建了一支“突厥”奴隶军队，不过他吸取了之前萨迈拉“突厥”军人乱政的教训，对奴隶军队进行了改革。穆阿台迪德将自己的奴隶士兵安排在宫中，由宦官担任其教官予以严格监管。他将他们命名为“胡贾里耶”（الحجرية，意为“房间的”），禁止他们在没有跟随教官的情况下外出或骑马。<sup>①</sup>“胡贾里耶”部队在组建后的 30 多年里基本能正常履职，除了保卫哈里发，还多次参与对卡尔马特派分子和拜占庭帝国的战斗。<sup>②</sup>

到了穆格台迪尔（المقتدر، 908 ~ 932 年在位）统治末期，奴隶士兵又开始兴风作浪，参与政治斗争。934 年，“胡贾里耶”官兵囚禁了哈里发嘎希尔（القاهر، 932 ~ 934 年在位），拥立了拉迪（الراضي، 934 ~ 940 年在位）。而且“胡贾里耶”部队这时已十分腐化堕落。936 年，阿拔斯王朝的总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拉伊格（محمد بن رائق）对“胡贾里耶”部队进行检查，发现队伍中混杂大量冒名顶替者、妇女和商人，便将这些人除名。此举引起了“胡贾里耶”部队的哗变，结果“胡贾里耶”被穆罕默德·本·拉伊格消灭。<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从马蒙的奴隶卫队到穆阿台绥姆的奴隶卫队，再到“胡贾里耶”部队，哈里发奴隶军队的角色主要是禁卫军（驻在宫殿周围或宫内）。军事奴隶制并不是一种在疆域内广泛实行的兵役制度——奴隶部队

① 希拉勒·索比：《维齐尔史》（阿拉伯文），开罗：阿拉伯书籍复兴出版社，1958，第 17、21 页。

② At-Tabarî, *Annales*, Series 3,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 - 1901, pp. 2261 - 2263, 2265 - 2266, 2284 - 2285; 米斯凯韦：《各族的经验》（阿拉伯文）第 1 卷，开罗：工业文明公司，1914，第 175 ~ 176 页。

③ 米斯凯韦：《各族的经验》（阿拉伯文）第 1 卷，开罗：工业文明公司，1914，第 207、234、289 ~ 290、357 ~ 358 页。

永远不会占到伊斯兰国家军队的多数,他们居于国家武装力量的中心位置,外围总是有更多由自由人组成的武装力量。

945年,白益王朝(934~1062年)的一支队伍入主巴格达,控制了阿拔斯哈里发,后者沦为傀儡。随着阿拔斯哈里发兵权的丧失,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奴隶制不复存在。阿拔斯王朝并非第一个实行军事奴隶制的伊斯兰政权,而且其军事奴隶制只存在了约130年(马蒙即位后不久至945年),但其军事奴隶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三个伊斯兰割据政权——锡斯坦的萨法尔王朝、埃及的突伦王朝和河中的萨曼王朝(874~999年)——均效仿阿拔斯哈里发,<sup>①</sup>组建了奴隶军队。<sup>②</sup>入主巴格达的白益统治者也继承了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奴隶制。<sup>③</sup>丹麦学者帕特里克·克龙(Patricia Crone)指出:“一旦得到哈里发的认可,马穆鲁克制度(军事奴隶制)不久就传遍了中东的定居地区。”<sup>④</sup>军事奴隶制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传播与阿拔斯哈里发的示范作用有很大关系。

## 二 军事奴隶制的社会与文化渊源

阿拔斯王朝军事奴隶制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渊源。传统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奴隶制度和与之相关的人身依附制度的大环境为军事奴隶制

- 
- ① 阿拔斯王朝的奴隶卫队是各割据政权效仿的蓝本,参见C. E. Bosworth, “The Armies of the Šaffārid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1, No. 3, 1968, p. 549。突伦王朝对阿拔斯王朝军事奴隶制的效仿尤为明显,因为其创立者艾哈迈德·本·突伦的父亲就出身于哈里发的军事奴隶,他本人又成长在阿拔斯王朝的中心伊拉克,对阿拔斯王朝的奴隶军队必定不会陌生。参见Matthew Spalckhaver Gordon, “The Breaking of a Thousand Swords: 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Community of Sāmarrā (218–264 A. H./833–877 C. E.),”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pp. 249–253。
- ② 萨法尔王朝组建奴隶军队参见C. E. Bosworth, “The Armies of the Šaffārid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1, No. 3, 1968, pp. 545–546; 突伦王朝组建奴隶军队参见Yaacov Lev, “David Ayalon (1914–1998) and the History of Black Military Slavery in Medieval Islam,” *Der Islam*, Vol. 90, No. 1, 2013, pp. 31–35; 萨曼王朝组建奴隶军队参见Jürgen Paul, “The State and the Military: The Samanid Case,” in Yuri Bregel, ed.,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26, 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4, pp. 24–25。
- ③ Roy P. Mottahedeh, *Loyalty and Leadership in an Early Islamic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3。
- ④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9。定居(settled)地区指非游牧地区。



的兴起与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一）中东普遍存在奴隶制度

伊斯兰教兴起之时，奴隶制在阿拉伯半岛已是被广泛接受的制度，伊斯兰教接受了这种既有的秩序。伊斯兰社会奴隶数量巨大，自由人与奴隶长期并存。<sup>①</sup> 伊斯兰教初兴时期，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频繁的征战为哈里发国家带来了大量奴隶。在倭马亚王朝，王室成员拥有 1000 名奴隶的随从队伍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普通士兵都有多名奴隶服侍。<sup>②</sup> 到阿拔斯王朝时期，军事扩张趋于停滞，战俘来源几近枯竭，哈里发国家通过与周边地区频繁进行奴隶贸易来满足对奴隶的需求。<sup>③</sup>

奴隶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奴隶一般是黑人；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有的协助主人经商，看管店铺；有的在主人家中服务，除了从事家庭劳动，还满足主人对享乐的需求。<sup>④</sup> 大量女奴被训练成歌伎、舞女，女奴被纳为妾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很多男奴被阉割后进入哈里发的宫廷或富人的家中服务，还有一些男奴充当变童。<sup>⑤</sup> 哈里发是最大的奴隶主。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哈里发就已经开始在后宫中使用阉奴，日益沉湎于荒淫无度的生活之中。到阿拔斯王朝时期，蓄奴之风更加盛行，哈里发宫廷充斥着阉奴与女奴。<sup>⑥</sup> 麦斯欧迪（المسعودي，896 ~ 956 年）《黄金草原》记载，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有 4000 名女奴，她们都跟他同过房。<sup>⑦</sup>

①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 274 ~ 275 页。

②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 235.

③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 275 页。

④ Muhammad 'Abdul Jabbar Beg, "The 'Serfs' of Islamic Society under the 'Abbāsīd Regime,'" *Islamic Culture*, Vol. 49, 1975, pp. 110 - 116.

⑤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5 册，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 122 ~ 129 页；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341 - 342；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 276 ~ 278 页。

⑥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279, 342；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 549 页。

⑦ Maçoudi, *Les prairies d'or*, Tome 7, C. Barbier de Meynard trad.,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73, p. 276.

希拉勒·索比(هلال الصابي, 969~1056年)《哈里发宫廷仪式》记载,哈里发穆克塔菲(المكتفي, 902~908年在位)宫中有2万名古拉姆(غلام,男侍者)、1万名黑人和“赛嘎里巴”(صفالية,斯拉夫人)奴仆;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有11000名奴仆,包括4000名黑人和7000名“赛嘎里巴”。<sup>①</sup>

发达的奴隶制对于实行军事奴隶制是必要的,只有发达的奴隶制才能长期支持规模庞大的奴隶军队,但仅有发达的奴隶制是远远不够的。奴隶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有发达奴隶制的文明远不止伊斯兰文明一种,而奴隶军队却只盛行于中东伊斯兰世界。古罗马也许有着更加发达的奴隶制,但罗马法却禁止奴隶参军。<sup>②</sup>罗马元首的近卫军由自愿加入的自由人组成,早期近卫军还将加入资格限定为拥有公民权的意大利人。<sup>③</sup>而在伊斯兰社会,奴隶参军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奴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善待,人们对奴隶有着比较积极的看法。

## (二) 奴隶的境遇相对较好

伊斯兰教一方面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提倡改善奴隶的处境,努力缓和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sup>④</sup>《古兰经》规定:“你们当崇拜真主……当宽待奴仆。”(第4章第36节)<sup>⑤</sup>伊斯兰教强调信仰,淡化等级差异。虽然总体上奴隶的地位低于自由人,但在宗教信仰上奴隶享有与自由人平等的地位。《古兰经》规定:“已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已信道的奴仆,胜过以物配主的男人,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第2章第221节)<sup>⑥</sup>

伊斯兰社会中的奴隶既被当作物品,也被当作人看待。作为物品,他

① 希拉勒·索比:《哈里发宫廷仪式》(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先驱出版社,1986,第8页。

②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公法》,张礼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62~63页。

③ 张晓校:《罗马近卫军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9~12页;Pat Southern, *The Roman Army: A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6, p. 117。

④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274页;H. A. R. Gibb, J. H. Kramers, E. Lévi-provençal, J. Schacht, B. Lewis and Ch. Pellat,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1, Leiden: E. J. Brill, 1986, p. 25。

⑤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61页。

⑥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5页。

们和所有的奴隶一样，是可以被买卖和继承的财产。作为人，他们拥有一些权利。<sup>①</sup> 其一，奴隶在得到主人同意后可建立家庭。逊尼派教法学派中的哈乃斐学派和沙斐仪学派允许男奴娶两妻，马立克学派允许男奴娶四妻，<sup>②</sup> 男女奴隶都可与除自己主人之外的自由人结婚。其二，奴隶一般不被允许拥有财产，但是为了赎身则可以拥有财产。其三，男女奴隶都有学习知识的权利，有的女奴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其四，奴隶与自由人在宗教信仰上享有同等权利，而且奴隶比自由人还少了一些宗教义务，比如奴隶可以不参加星期五聚礼，可以不去麦加朝觐。此外，奴隶在犯了过错后所受惩罚比自由穆斯林轻（盗窃和叛教除外）。<sup>③</sup>

伊斯兰教还提倡释放奴隶。《古兰经》有多处提到释放奴隶（第2章第177节、第4章第92节、第5章第89节、第90章第12~18节）。<sup>④</sup> 释放奴隶是一种功德，被认为是特别能让真主喜悦之事。释放奴隶会得到后世（指死后）的回报，还能赎许多罪。<sup>⑤</sup>

虽然经训中有种种善待奴隶的要求，但善待奴隶不等于对其委以重任、赋予其权力和地位。奴隶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如何？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奴隶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黎巴嫩裔美国学者菲利普·K. 希提（Philip K. Hitti）指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征服者，以哈里发家族和阿拉伯贵族为首。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最低。而到了阿拔斯王朝，居于社会最上层的人是哈里发及其亲属、政府官员、哈希姆家族（بنو هاشم）<sup>⑥</sup> 成员和这些人的随从，随从

① Sato Tsugitaka, "Slave Elites in Islamic History," in Miura Toru and John Edward Philips, eds., *Slave El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pp. 2-3.

②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276页。

③ Sato Tsugitaka, "Slave Elites in Islamic History," in Miura Toru and John Edward Philips, eds., *Slave El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p. 3.

④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9、67~68、88、475页。

⑤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124, 236.

⑥ 麦加古莱什部落主要家族之一，哈希姆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先知后裔和阿拔斯家族都属于哈希姆家族。

中的仆人大半是奴隶。<sup>①</sup>可见,在阿拔斯王朝,权贵身边的奴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奴隶地位的变化并不是随着改朝换代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早在倭马亚王朝晚期,一些奴隶就已经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从统治者生母的身份便可洞察到这一变化,倭马亚王朝共14位哈里发,最后三位哈里发叶齐德三世(يزيد بن الوليد, 744年在位)、易卜拉欣(إبراهيم بن الوليد, 744年在位)和马尔万二世(مروان بن محمد, 744~750年在位)的母亲都是女奴出身。到了阿拔斯王朝,这种现象成了常态,阿拔斯哈里发中只有阿布·阿拔斯(أبو العباس, 750~754年在位)、马赫迪(المهدي, 775~785年在位)和艾敏(الأمين, 809~813年在位)三位的生母是自由人,其余全都是由女奴出身的母亲所生。而西班牙后倭马亚王朝(倭马亚王朝的直接继承者)的埃米尔<sup>②</sup>和哈里发们无一是由自由人母亲所生。<sup>③</sup>可见,倭马亚王朝的奴隶起初社会地位很低,但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至少某些奴隶在倭马亚王朝晚期已经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伊斯兰社会善待奴隶和提倡释放奴隶的做法,极大缓解了阶级矛盾。奴隶受到善待,并有被释放的希望,就不容易对奴隶主和奴隶制产生仇恨。阶级矛盾不尖锐,奴隶主才能放心地把武器交给奴隶,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奴隶,这使得奴隶有可能承担重要军事职责。

### (三) 奴隶从军所受阻力小

在非伊斯兰社会,奴隶受到鄙视,奴隶从军往往受到限制。如前所述,罗马法禁止奴隶参军。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理想的士兵是自由公民,服兵役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特权,能带来荣誉。<sup>④</sup>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

①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231–235, 341.

② 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حمد, 912~961年在位)以前都称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在929年才称哈里发。

③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22页;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279, 332.

④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The Arming of Sla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rming Slave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46–347.

国由于兵力不足,使用黑人奴隶作战。但这种做法引起了白人奴隶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武装奴隶与所谓的黑人低人一等的说辞相矛盾,破坏了奴役黑人的正当性;士兵被认为具有荣誉感和勇气,而奴隶则是最不光彩的。英国人用奴隶充当士兵的做法导致弗吉尼亚这类依赖种植园经济的地区的很多白人殖民者倒向了革命者一边。<sup>①</sup> 因此,在非伊斯兰国家,统治者一般在紧急、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用奴隶充当士兵,或者将奴隶作为辅助性军事力量。人们在观念上无法接受奴隶成为精锐士兵、地位高于自由人士兵这种事。

而在伊斯兰社会,将奴隶作为士兵乃至精锐士兵的做法不会遇到明显的阻力。首先,伊斯兰教没有禁止奴隶参加战斗。<sup>②</sup> 其次,伊斯兰教对奴隶有着比较积极的看法,有一则圣训讲道:“你们当听从,即便给你们委任的领袖是一位头长得像葡萄干似的阿比西尼亚黑奴。”<sup>③</sup> 这表明在教义层面上,奴隶成为领袖都是可以接受的,遑论成为精锐士兵。统治者实行军事奴隶制便不会面临宗教、法律和观念上的阻力。

#### (四)“瓦拉”庇护制度

伊斯兰教提倡释放奴隶,奴隶被释放后,会自动与前主人结成名为“瓦拉”(ولاء,意为友谊、亲戚关系)的庇护关系。“瓦拉”关系中的双方都被称为“茂拉”(مولى,复数“麦瓦利”,موال)<sup>④</sup>,但一般“茂拉/麦瓦利”是指被庇护人。<sup>⑤</sup> 前主人与释奴之间的庇护关系只是“瓦拉”关系的一种。“瓦拉”有两大类型:一是“释放型瓦拉”,即前主人与释奴之间的庇护关系;

① Philip D. Morgan and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 "Arming Slav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rming Slave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1-182.

②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4.

③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1卷,祁学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149页。

④ “مولى”常被译为“毛拉”,但“ملا”(宗教学者)的译名也是“毛拉”,尽管后者派生自前者,二者却是不同的词。本文为了避免混淆,将其译为“茂拉”。参见王培文主编《新阿拉伯语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1971、2326页;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第2280、2335页;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W. P. Heinrichs and Ch. Pellat,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7, Leiden and New York: E. J. Brill, 1993, p. 221.

⑤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Ch. Pellat and W. P. Heinrich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6, Leiden: E. J. Brill, 1991, p. 874.

二是“契约型瓦拉”，即自由人之间自愿结成的庇护关系。在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中，还存在过一种“皈依型瓦拉”，即如果一个人在某个穆斯林的引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便要接受引导者的庇护。“皈依型瓦拉”通常被视为一种“契约型瓦拉”。所有教法学派都承认“释放型瓦拉”，只有哈乃斐学派和什叶派的某些教法学派承认“契约型瓦拉”，绝大多数教法学派都不承认“皈依型瓦拉”。“释放型瓦拉”会被双方的后代继承。“契约型瓦拉”在哈乃斐学派看来也应该被继承，而什叶派某些教法学派对此有不同看法。<sup>①</sup>

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的部落社会就有吸收、容纳释奴和外来者（非阿拉伯人）的庇护制度，释奴和接受部落庇护的非阿拉伯人都被称为麦瓦利。<sup>②</sup>而且那时的亲属、朋友和盟友也被称为麦瓦利。<sup>③</sup>多数学者认为“瓦拉”制度起源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而帕特里克·克龙则认为，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有麦瓦利——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他人的茂拉，却没有“瓦拉”，它是在伊斯兰教兴起后才出现的，即在前伊斯兰时代麦瓦利还未与“瓦拉”联系在一起。“瓦拉”的源头在古罗马，它是阿拉伯人从被征服的拜占庭臣民那里借鉴来的。古罗马社会盛行保护关系（clientela），“瓦拉”同罗马保护关系的相似度高于同前伊斯兰阿拉伯半岛庇护关系的相似度。克龙指出，前伊斯兰阿拉伯半岛的庇护关系是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罗马的保护关系是个体之间的关系。<sup>④</sup>英国学者妮古拉·克拉克（Nicola Clarke）进一步提出，前伊斯兰阿拉伯半岛庇护制度的真正继承者不是“瓦拉”，而是“吉玛”（نِعمَة）。<sup>⑤</sup>

① Patricia Crone, *Roman, Provincial and Islamic Law: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Patron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6–40.

② Daniel Pipes, “Mawlas: Freed Slaves and Converts in Early Islam,” *Slavery & Abolition: 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 Vol. 1, No. 2, 1980, pp. 133–136.

③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Ch. Pellat and W. P. Heinrich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6, Leiden: E. J. Brill, 1991, p. 874;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 纳忠译, 商务印书馆, 1982, 第96页。

④ Patricia Crone, *Roman, Provincial and Islamic Law: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Patron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0–63, 77–91.

⑤ Nicola Clarke, *The Muslim Conquest of Iberia: Medieval Arabic Narra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48. “吉玛”是伊斯兰国家与顺从的非穆斯林臣民订立的保护性契约, 接受吉玛的人叫吉米人 (أهل النعمة或نمى)。吉米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 被集体置于穆斯林保护之下, 而麦瓦利基本皈依了伊斯兰教, 进入了伊斯兰社会, 这是二者间的一大区别。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征服了辽阔的地域,统治了大量的非阿拉伯人口。被征服地区的人都是非穆斯林,他们中有的被俘成为奴隶;有的接受吉玛,缴纳人丁税等各种税,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有的皈依了伊斯兰教。克龙认为“瓦拉”制度产生于伊斯兰教兴起初期,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大量非阿拉伯人融入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局面。<sup>①</sup> 奴隶被释放后自动与前主人结成“瓦拉”关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现代。在四大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时期,自由人若皈依伊斯兰教,也必须接受“瓦拉”关系,依附于引导其皈依的穆斯林。这种做法区分了穆斯林中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有助于维护前者的优势地位,防止征服者的利益受到稀释。在四大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时期,麦瓦利主要指释奴、皈依伊斯兰教的生来自由人<sup>②</sup>和这两类人的后代。<sup>③</sup>

进入阿拔斯王朝后,阿拉伯人失去了特权地位,变得和非阿拉伯穆斯林平等。“皈依型瓦拉”遭到了8世纪开始形成的各教法学派的反对,不久便消失了。皈依伊斯兰教不再以依附为条件。拥有权力的人之间(往往是哈里发与权贵之间)自愿建立的“瓦拉”关系开始流行,哈里发的众多麦瓦利担任高官,“信主的长官的茂拉”(مولى أمير المؤمنين)成为一种尊称。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麦瓦利主要指释奴和自愿接受庇护的自由人以及这两类人的后代。由于自愿接受庇护的自由人多是权贵,在麦瓦利中仍是少数,所以阿拔斯王朝麦瓦利的主体是释奴及其后代。<sup>④</sup>

麦瓦利与庇护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麦瓦利往往很忠诚,统治者和权贵往往都信任自己的麦瓦利。例如,750年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后,大肆屠杀倭马亚家族成员,王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即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历尽艰辛躲过追杀,潜入北非,只有少数麦瓦利跟随他。其中

①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Ch. Pellat and W. P. Heinrich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6, Leiden: E. J. Brill, 1991, p. 875.

② 此处的“生来自由人”借自罗马法的概念,指从未被奴役过的人,用来与释奴(解放自由人)相区别。释奴在法律上也是自由人。

③ Daniel Pipes, “Mawlas: Freed Slaves and Converts in Early Islam,” *Slavery & Abolition: 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 Vol. 1, No. 2, 1980, pp. 137–138, 141–151.

④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Ch. Pellat and W. P. Heinrich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6, Leiden: E. J. Brill, 1991, pp. 880–881; Daniel Pipes, “Mawlas: Freed Slaves and Converts in Early Islam,” *Slavery & Abolition: 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 Vol. 1, No. 2, 1980, pp. 153–157.

的巴德尔(بدر)是他的左膀右臂,日后为他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北非流浪了五年,仍无立足之地,于是派巴德尔前往安达卢斯联络倭马亚家族势力,希望能在那里开创一番事业。当时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军队中有一些来自叙利亚的倭马亚家族的麦瓦利,<sup>①</sup>他们欣然同意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而且为他争取到了大量盟友,为成功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sup>②</sup>又如,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المصور, 754~775年在位)和马赫迪(المهدي, 775~785年在位)都表现出对麦瓦利的偏爱。曼苏尔临终前对儿子马赫迪说:“照顾好你的麦瓦利,善待他们,信任他们,增加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是你的支持力量……我为你搜罗的麦瓦利比我之前的任何哈里发搜罗得都多。”有人向马赫迪抱怨他过于宠幸麦瓦利,恐怕会影响呼罗珊军队的忠诚度。马赫迪的解释是,麦瓦利值得信任,只有麦瓦利会任劳任怨地服侍他,而其他人常以阿拔斯事业的功臣自居。<sup>③</sup>在麦瓦利中又以释奴最为忠诚,因为释放行为犹如赋予生命,释奴对释放了自己的恩人永远怀有感激之情,而其他麦瓦利则没有蒙受这样的恩惠。<sup>④</sup>

那么“瓦拉”制度和军事奴隶制有何关联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既然释放奴隶在伊斯兰社会被提倡,那么军事奴隶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随时可转化为释奴。在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年),少年军事奴隶在成为正式士兵之前会接受长达数年的培训,培训结束时即被主人释放,释放是固定程序。<sup>⑤</sup>即这些士兵真正开始承担军事职责时已经不是奴隶,而是释奴。其他政权的军事奴隶不必然被释放,<sup>⑥</sup>但最终被释放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例

① “瓦拉”关系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倭马亚家族的麦瓦利是指某些倭马亚家族成员的麦瓦利,而非家族集体的麦瓦利。参见 Patricia Crone, “The Mawālī in the Umayyad Perio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3, p. 209.

② R. Dozy, *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 jusqu'à la conquête de l'Andalousie par les Almoravides (711 - 1110)*, Tome 1, Leyde: E. J. Brill, 1861, pp. 308 - 321.

③ At-Tabarī, *Annales*, Series 3,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 - 1901, pp. 444, 448, 531.

④ Paul G. Forand, “The Relation of the Slave and the Client to the Master or Patron in Medieval Isl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 No. 1, 1971, pp. 63 - 66.

⑤ David Ayalon, *L'Esclavage du Mamelouk*, Jerusalem: The Israel Oriental Society, 1951, pp. 4 - 6, 16 - 22.

⑥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9, 260, note 622.

如, 836 年穆阿台绥姆刚迁都萨迈拉时, 萨迈拉的“突厥”士兵大部分是他的奴隶。<sup>①</sup> 鲜有他们被释放的记载, 但 9 世纪 60 年代萨迈拉的“突厥”士兵被称为麦瓦利, 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奴隶。<sup>②</sup>

由于“瓦拉”制度的存在, 军事奴隶被主人释放后, 虽然享有自由人的法律地位,<sup>③</sup> 但并未获得完全的自由。他对主人的依附是永久性的, 释放行为不但不会切断他与主人之间的纽带, 反而会提高他的忠诚度——奴隶对主人的依附<sup>④</sup>完全是被迫的, 而释奴对前主人的依附更多是出于感恩, 往往是发自内心的, 有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因此, 军事奴隶制与“瓦拉”制度是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正是因为有被释放的希望, 军事奴隶才会心甘情愿地忠于主人, 如果没有“瓦拉”制度, 完全依靠奴役关系的强制力是无法长期维持军事奴隶制的。

### 三 政治现实需要: 哈里发支配力的弱化

上文论述了阿拔斯王朝实行军事奴隶制的前提条件: 有足够的奴隶来源, 将奴隶作为精锐士兵不会面临法律和观念上的阻力, 阶级矛盾的缓和使得奴隶能被委以重任, 奴隶获释后会对主人更加忠诚。然而仅仅具备这些条件, 只能说明有出现军事奴隶制的可能性——哈里发的禁卫军可以用奴隶, 但也可以用自由人。倭马亚王朝时期军事奴隶制存在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但那时军事奴隶制并未出现。军事奴隶制是在倭马亚王朝灭亡后才出现的, 说明在那以后哈里发国家才有对军事奴隶制的现实需求。而且军事奴隶制长期盛行, 说明其存在有着必然性。是什么原因让哈里发选择奴隶而不是自由人作为禁卫士兵呢?

- 
- ① 萨迈拉的“突厥人”并非只有奴隶, 还有自愿归附的“突厥”贵族, 参见 Matthew S. Gordon, *The Breaking of a Thousand Swords: 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of Samarra (A. H. 200 – 275/815 – 889 C. 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57 – 58.
- ② Hugh Kennedy,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22.
- ③ 麦瓦利只相对于其庇护人处于从属地位, 在其他穆斯林面前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尽管在现实中他们受到阿拉伯人的歧视。参见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B. Lewis, Ch. Pellat and W. P. Heinrich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Vol. 6, Leiden: E. J. Brill, 1991, p. 876.
- ④ 奴隶主对奴隶人身的占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绝对形式, 参见赵明《试论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的社会根源》,《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1 期, 第 75 页。

主要原因是,在很多情况下,中东穆斯林统治者对普通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是有限的,因此统治者倚重更容易被其支配的奴隶和释奴。统治者支配的对象既有掌握权力者(官员、贵族等),也有无权无势的普通臣民,此处专门讨论统治者对后者的支配力。世界各地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统治者无法有效支配权贵的情况(如中世纪的欧洲、藩镇割据的晚唐),但统治者对权贵的支配力不足并不会产生对奴隶(或释奴)士兵的需求,因为士兵由普通人而不是权贵充当。统治者选择奴隶而不是自由人作为禁卫士兵,主要与其对普通臣民的支配力有关。

那么中东穆斯林统治者对普通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为什么有限呢?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和中东部落传统制约了统治者对普通穆斯林的支配力。

### (一) 宗教和部落传统对统治者支配力的制约

传统中东伊斯兰社会是宗教至上的社会。伊斯兰教规定了政权的性质是真主的统治,主张“天地的主权,只是真主的”(《古兰经》第24章第42节)。<sup>①</sup>在伊斯兰教理论中,法是真主的启示,先于伊斯兰国家存在,控制而不是受制于伊斯兰社会。<sup>②</sup>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入世性和政治性,<sup>③</sup>其准则在伊斯兰国家是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事务的最高原则,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统治者也不例外。统治者不能凌驾在宗教之上,宗教律法对其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埃及学者艾哈迈德·艾敏(أحمد أمين)写道,在安达卢斯,“法官有很大的权限,他甚至可以传唤哈里发或埃米尔前去听训”。<sup>④</sup>理论上,信众忠诚的对象是宗教,而不是统治者。<sup>⑤</sup>

中东伊斯兰社会还是崇尚平等的社会。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林霍尔姆(Charles Lindholm)指出,平等是中东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sup>⑥</sup>伊斯

①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69页。

② N. J. Coulson,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

③ 李福泉:《论伊斯兰教的入世性与政治性》,《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29页。

④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7册,史希同、张洪仪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24页。

⑤ Ann K. S. Lambton,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4.

⑥ Charles Lindholm,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Tradition and Change*, 2nd Edi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p. 10-14.

兰教提倡平等,规定穆斯林皆为兄弟,主张以虔诚程度(而不是以权势、财富、门第、种族等标准)来判断人的优劣,反对人统治人。<sup>①</sup>中东主要居民——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等——的部落传统也崇尚平等。阿拉伯人长期保持着部落组织和部落认同,即使定居在城市以后。阿拉伯部落是“平等型部落”,内部没有明显的等级关系。部落首领权力有限,部落凝聚力建立在共同的谱系之上,内部秩序依靠共识而非强制力维持。<sup>②</sup>阿拉伯人热爱自由和本群体内的平等,不喜欢服从权力,桀骜不驯。<sup>③</sup>在阿拉伯人看来,受人支配是可耻的。<sup>④</sup>柏柏尔人由于生活环境与阿拉伯半岛相似,有着与阿拉伯人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sup>⑤</sup>同样崇尚平等,桀骜不驯。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年)指出,北非的柏柏尔部落居民很难服从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仍不断反叛,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原受波斯、拜占庭统治的居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征服后便未再反抗。<sup>⑥</sup>

中东伊斯兰社会崇尚平等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穆斯林臣民见统治者时无须跪拜。《旧唐书·西戎传》载:

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sup>⑦</sup>

① 《古兰经》第3章第64节规定:“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第49章第10~13节写道:“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参见《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399~400页。

② 韩志斌:《中东部落:概念认知、类型演化及社会治理》,《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第7~8页。

③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8、41~42、84~86页。

④ Francis Robinson, 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⑤ [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第1卷,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41~42、57页。

⑥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第212页。

⑦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第5316页。

《新唐书·西域传下》载:

开元初,复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sup>①</sup>

伊本·艾西尔(ابن الأثير, 1160~1233年)《历史大全》载,倭马亚王朝时安达卢斯的长官阿卜杜勒·阿齐兹(عبد العزيز بن موسى, 714~716年在位)娶了前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 710~711年在位)的遗孀。这个女人怂恿他像罗德里克那样,要求自己的部下和臣民对他行跪拜礼。阿卜杜勒·阿齐兹说,自己的宗教里没有这种做法。<sup>②</sup>

君主专制统治的顺利实施需要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军事指挥需要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因此对平等的强调不利于专制统治和军事指挥。

由于伊斯兰教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和中东社会对平等的崇尚,穆斯林统治者不能肆意地支配和处置穆斯林臣民,只有在遵守宗教准则的情况下才有权得到后者的服从,后者有权拒绝服从违背宗教规定的命令。<sup>③</sup> 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之间的战争,<sup>④</sup> 在对“异教徒”的战争中,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力支配穆斯林臣民,后者也乐意服从。但如果统治者命令穆斯林臣民同穆斯林作战,穆斯林臣民可能会将其视为内战,而不愿服从。<sup>⑤</sup> 穆斯林

①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第6262~6263页。

② Ibn-el-Athiri, *Chronicon quod Perfectissimum Inscibitur*, Vol. 5, Carolus Johannes Tornberg,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1, p. 14.

③ Ira M. Lapidus,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Islamic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No. 4, 1975, p. 382; Ann K. S. Lambton,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4.

④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5.

⑤ 一个典型案例是,999年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军队兵临萨曼王朝都城布哈拉时,萨曼王朝的宣教者到清真寺劝民众抵抗入侵者,称萨曼统治者对人民很好。民众去问教法学家们的意见。教法学家说,如果是为了宗教就有义务战斗,但如果是为了世俗利益,穆斯林就不应该冒险和流血;喀喇汗人的行为是好的,信仰是正确的,因此不要抵抗。萨曼王朝便灭亡了。参见 Abu Shuja' Rudhrawari and Hilal b. Muhassin, *Continuat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Nations: Arabic Texts*, H. F. Amedroz and D. S. Margoliouth, 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1, pp. 373-374.



大举扩张的时代结束以后,他们相互之间的冲突远远多于同“异教徒”的斗争。在与其他穆斯林进行武装斗争时,统治者往往需要找一个宗教上的理由。<sup>①</sup>例如,当对方是不同派别的穆斯林时,统治者就称其为不信者。<sup>②</sup>这样才能使穆斯林臣民愿意参与战斗。

在宗教至上且崇尚平等的中东伊斯兰社会,统治者只有以宗教的名义来统治和支配臣民,才能使臣民甘愿服从,才能极大降低权力行使的成本。伊本·赫勒敦指出,阿拉伯游牧民的权力往往具有宗教色彩,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很难驾驭,但他们会服从先知、圣徒等宗教性人物的管理和统治。<sup>③</sup>因此,在中东宗教权威对于顺利实施统治极为关键。

## (二) 统治者支配力状况的演变

中东穆斯林统治者支配力受到制约并非一开始就很明显。从伊斯兰教兴起初期到阿拔斯王朝,穆斯林统治者的支配力状况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

### 1. 四大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时期哈里发的支配力状况

最初的伊斯兰政体是共和政体,哈里发由推举或指定产生。四大正统哈里发拥有宗教权威,是乌玛的立法者,<sup>④</sup>因而对信众具有号召力。在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عثمان بن عفان, 644~656年在位)统治时期,伊斯兰共同体开始分裂。奥斯曼及其继任者阿里(علي بن أبي طالب, 656~661年在位)均被教友杀害。虽然奥斯曼和阿里被一些穆斯林反对,但他们仍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sup>⑤</sup>由于是共和政体,这时的哈里发国家具有浓厚的平等和民主色彩。哈里发不是专制君主,对支配力的需求不强烈,得到信众的支持即可满

①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7.

② 例如,1051年,一位贝都因首领对作家纳赛尔·霍斯劳(ناصر خسرو قبادیانی, 1003~1088年)说,他攻打巴林卡尔马特共和国的都城艾赫萨是因为那里的人都不信教。而在霍斯劳看来,贝都因人和艾赫萨人差不多,都几乎不信教。参见纳赛尔·霍斯劳《游记》(波斯文),德黑兰:扎瓦尔书店,1956,第112~113页。

③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第192~193页。

④ Ann K. S. Lambton,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3.

⑤ 奥斯曼的支持者来自倭马亚家族及其盟友,阿里的支持者主要是库法的穆斯林。

足其对支配力的需求。哈里发甚至没有保卫自己的常备军,首都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sup>①</sup>

穆阿维叶一世(معاوية بن أبي سفيان, 661~680年在位)建立倭马亚王朝,将哈里发变成世袭君主,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哈瓦利吉派教徒、阿里派(后来发展为什叶派)教徒、阿卜杜拉·本·祖拜尔(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زبير)和阿拔斯人等认为倭马亚王朝缺乏合法性,与倭马亚王朝为敌。倭马亚王朝终其一朝都在镇压各种反对派。保卫哈里发的卫队在穆阿维叶一世统治期间出现。<sup>②</sup> 尽管倭马亚王朝始终面临各股势力的反对,但它得到了其大本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坚定支持。叙利亚军队是倭马亚王朝的支柱。<sup>③</sup> 在叙利亚以外也有一些穆斯林臣民忠于倭马亚王朝。例如,哈里发苏莱曼(سليمان بن عبد الملك, 715~717年在位)即位后,大肆迫害以前的政敌。易弗里基叶长官穆萨·本·努赛尔(موسى بن نصير)是征服北非西端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功臣,信德长官穆罕默德·本·卡西姆(محمد بن القاسم)是征服信德的功臣,他俩都被哈里发苏莱曼以罗织的罪名打入监牢,受尽凌辱虐待。此二人尽管手握重兵,明知前途凶险,却都不敢反抗,只能束手就擒。<sup>④</sup> 倭马亚王朝能够有效支配叙利亚阿拉伯人等自由臣民,在军事上对更容易支配的奴隶和释奴没有强烈的需求,所以倭马亚王朝没有产生军事奴隶制。

倭马亚哈里发常被认为缺乏合法性,<sup>⑤</sup> 而且世俗化,不关心宗教事务,<sup>⑥</sup> 那他们为什么还能有效地支配一部分穆斯林呢?

首先,倭马亚人缺乏合法性是对哈瓦利吉派、阿里派(什叶派)、阿卜杜拉·本·祖拜尔和阿拔斯人等反对派而言的。对普通逊尼派而言,只要

- 
- ①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53页。所以奥斯曼和阿里轻易被教友杀害。
- ② 泰伯里(الطبري, 839~923年)《先知与帝王史》记载,穆阿维叶一世是第一个建立卫队“哈拉斯”(حرس)的人,卫队由他的一个茂拉统领。参见 At-Tabari, *Annales*, Series 2,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1901, p. 205。
- ③ Hugh Kennedy,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8, 47.
- ④ Hugh Kennedy,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Philadelphia: Da Capo Press, 2007, pp. 306-307, 314-315.
- ⑤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90页。
- ⑥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朱凯、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30页。

是古莱什人，谁当哈里发都没有太大区别。<sup>①</sup>

其次，事实上倭马亚哈里发们非常重视宗教，他们几乎都把“真主的哈里发”（*خليفة الله*，即真主的代治者）作为自己的正式头衔。<sup>②</sup> 在经典伊斯兰教法理论中，除了四大正统哈里发和欧麦尔二世（*عمر بن عبد العزيز*，717 ~ 720 年在位，以虔诚著称）外，其余哈里发在法源中均不占一席之地，但这其实是后世宗教学者的主张，不符合倭马亚哈里发的真实情况。<sup>③</sup> 因为经典教法理论的四大法源（《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学说的基础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由教法学家沙斐仪（*الشافعي*，767 ~ 820 年）奠定的，<sup>④</sup> 而且四大法源之一的圣训在欧麦尔二世时期才开始被书面记录，各大权威圣训集到 9 世纪才陆续形成，伊斯兰教法在倭马亚王朝时期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倭马亚政府细化了关于吉米人（*ذمي*，缴纳人丁税的非穆斯林顺民）的规定，创立了卡迪（*القاضي*，法官）制度，<sup>⑤</sup> 对宗教仪式做了一些改动，这些被保留在后来的伊斯兰教法中。倭马亚政府的行政、司法实践是伊斯兰教法的一大来源。<sup>⑥</sup> 所以倭马亚哈里发是具有宗教权威的，所谓倭马亚人不虔诚、世俗化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之人建构出来的。<sup>⑦</sup>

最后，在此阶段，伊斯兰教对统治者的制约机制尚未发展起来。伊斯

- 
- ①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4, 68.
- ②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 - 6. 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阿布·伯克尔（*أبو بكر*，632 ~ 634 年在位）使用了“真主使者的哈里发”的称号，而拒绝使用“真主的哈里发”称号。前一称号里的哈里发意为“继任者”，后一称号里的哈里发意为“代理人”。倭马亚哈里发可能最先开始使用“真主的哈里发”这一称号。
- ③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9.
- ④ 沙斐仪提出了教法渊源的要点，但是他的学说与后来经典理论的四大法源学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参见 Joseph Schacht, *The Origins of Muhammadan Jurisprud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 - 2, 134 - 135.
- ⑤ N. J. Coulson,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7 - 28.
- ⑥ Joseph Schacht,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3 - 27.
- ⑦ Ann K. S. Lambton,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47;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

兰教的教义教法都在形成之中,哈里发还有相当大的宗教解释权。能够制约哈里发宗教权威的民间宗教学者力量(详见下文)刚刚开始发展,在倭马亚王朝后期才出现了早期的教法学派。<sup>①</sup>很多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化程度还不是很深,部落宗派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极大。他们热衷于部落间的仇杀而罔顾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团结的规定(斗争连宗教上的理由都不需要)。<sup>②</sup>倭马亚人十分倚重部落力量,通过联姻等方式获得其支持。<sup>③</sup>即使倭马亚人背离宗教准则,支持他们的部落也不会因此放弃支持。

## 2. 宗教对哈里发权力制约作用的发展与哈里发宗教权威的削弱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其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伊斯兰社会的宗教权威并未被哈里发长期垄断,民间逐渐发展出了独立于哈里发政府之外的宗教权威。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民间就有一些虔诚的学者自发研究教法、教义,结成了松散的学术团体。在倭马亚王朝后期出现了早期的教法学派,他们用宗教准则来审查、评价政府的行政、司法实践和民间习俗,各个教法学派都有大量追随者。学者面向穆斯林大众,对他们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和行为指导,所以在民众当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sup>④</sup>倭马亚统治者也甚少干涉民间宗教学者的活动,为其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sup>⑤</sup>

750年,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阿拔斯人为了凸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夸大自身与倭马亚人的区别,极力强调政权的宗教色彩。<sup>⑥</sup>阿拔

① N. J. Coulson,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7.

② 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各部落派系之间的对立非常严重,导致内战频发,形成了难以化解的世仇,而且内战并不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参见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280-281.

③ 如穆阿维叶一世依靠也门部族建立王朝,他和儿子叶齐德(يزيد ابن معاوية, 680~683年在位)都与也门凯勒卜部落联姻。684年,凯勒卜部落帮助倭马亚人打败了支持阿卜杜拉·本·祖拜尔的部落。参见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 280-281.

④ Ira M. Lapidus,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Islamic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No. 4, 1975, pp. 368-369.

⑤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3册,向培科、史希同、朱凯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155页。

⑥ Joseph Schacht,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9.

斯王朝初期的哈里发们拥有很高的宗教权威,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sup>①</sup>阿拔斯人意识到民间宗教学者的巨大影响力,与宗教学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学者的控制,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政权。他们规定卡迪必须由教法学家担任,理论上卡迪独立进行教法裁决,不受政府干涉。<sup>②</sup>阿拔斯政府甚至迫害拒绝合作的学者,四大教法学派的奠基人阿布·哈尼法(أبو حنيفة, 699 ~ 767 年)、马立克·本·艾奈斯(مالك بن أنس, 711 ~ 795 年)、沙斐仪和艾哈迈德·本·罕百勒(أحمد بن حنبل, 780 ~ 855 年)都有过被阿拔斯政府迫害的经历。<sup>③</sup>当然,有一些宗教学者愿意为统治者效劳或与之合作,如哈乃斐法学派的大学者阿布·优素福(أبو يوسف, 731 ~ 798 年),<sup>④</sup>但更多的权威学者往往与统治者保持着距离,如上述受到政府迫害的各教法学派奠基人。

尽管早期阿拔斯哈里发十分专制(胜过倭马亚人),意欲控制宗教学者,但他们仍受到了一些制约,并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伊斯兰教主张真主的统治,反对人的统治,而阿拔斯人又特别强调政权的宗教色彩和自身对宗教的虔诚,所以他们不得不遵守伊斯兰教的准则。教法的发展独立于政权之外,由民间教法学家主导。阿拔斯统治者即使想掌控和干预教法的发展,最终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承认哈里发只是教法的仆人而非主人,教法的权威属于教法学家而不属于统治者。<sup>⑤</sup>曼苏尔的官员伊本·穆格法(ابن المقفع, 724 ~ 759 年)曾建议曼苏尔审查民间教法学说,制定统一法规,<sup>⑥</sup>以达到政府控制教法乃至整个宗教的目的。在这时哈里发还有控制教法的机会,但曼苏尔没有采纳。沙斐仪在 9 世纪初提出了教法原则理论,将哈里发排除在法源之外。随着经典教法学理论形成,哈里发失去了创制

①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496~497页;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127页。

② Joseph Schacht,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49-50.

③ 参见〔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3册,向培科、史希同、朱凯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156、177~178、201~202、215~216、231页。

④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497~498页。

⑤ N. J. Coulson,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2.

⑥ 伊本·穆格法:《伊本·穆格法作品集》(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89,第317页。

教法的权力,只能遵守和执行教法(除非哈里发本身是教法学家)。<sup>①</sup>伊斯兰教的发展使得哈里发的权力受到制约,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受到削弱。

### 3.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支配力状况的剧变

阿拔斯王朝前期军事力量的支柱是开国的呼罗珊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及其子弟(أبناء),哈里发卫队由呼罗珊人组成。<sup>②</sup>进入阿拔斯王朝时期后,中东社会的宗教氛围更加浓厚,部落宗派主义的影响减弱。<sup>③</sup>前期阿拔斯哈里发主要靠其崇高的宗教权威赢得呼罗珊人的忠诚和支持,宗教信仰几乎是哈里发和呼罗珊军队之间唯一的纽带。<sup>④</sup>如上所述,伊斯兰教的发展使得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受到削弱,这必然会破坏哈里发对呼罗珊子弟的支配力。但正常情况下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经典教法学理论到10世纪末或更晚才真正形成。<sup>⑤</sup>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偶然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宗教上的剧变让哈里发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呼罗珊子弟乃至民众的支持,成了孤家寡人。

811年,阿拔斯王朝爆发了哈里发艾敏与其兄弟马蒙之间的内战,王朝的支柱呼罗珊子弟(早已移居巴格达)支持艾敏,马蒙则主要依靠呼罗珊塔希尔家族的支持。<sup>⑥</sup>内战以马蒙获胜、艾敏被杀而告终。不过,巴格达的呼罗珊子弟势力依然强大,在马蒙即位后仍不愿承认他的统治,发起了暴动。<sup>⑦</sup>由于巴格达有强大的反对势力,马蒙813年即位之后六年都以呼罗珊的木鹿为都城。马蒙靠武力夺得哈里发之位,合法性存疑,因而得不到原来的王朝支柱呼罗珊子弟的支持。

①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5–87, 90–93; Joseph Schacht,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3, 56–60.

② S. D. 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 155;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 328.

③ 哈全安:《哈里发国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248页。

④ S. D. 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 155.

⑤ 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70页。

⑥ 双方士兵都是呼罗珊籍,不过支持艾敏的呼罗珊子弟早已移居巴格达,且以阿拉伯人为主;支持马蒙的呼罗珊人以东伊朗土著居民为主,参见 David Ayalo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Caliph al-Mu‘taṣim: Their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in David Ayalon, ed., *Islam and the Abode of War: Military Slaves and Islamic Adversaries*, Farnham: Variorum, 1994, p. 5.

⑦ At-Tabarī, *Annales*, Series 3,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1901, pp. 998–999.



马蒙在 9 世纪 20 年代强制推行穆尔太齐赖派的《古兰经》“受造说”，<sup>①</sup>并迫害抗拒此说者。他此举意在把持宗教解释权，垄断宗教权威，进而获得对信众的号召力。然而，此举受到一些宗教学者的强烈抵制，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奠基人艾哈迈德·本·罕百勒（也是呼罗珊子弟的一员）成为反对马蒙宗教政策的代表，他因拒绝接受“受造说”并据理力争而受到监禁。艾哈迈德·本·罕百勒在巴格达民众中有大量的追随者，对他的迫害引起了骚乱。<sup>②</sup>

马蒙死后，穆阿台绥姆继位，他与首都居民的关系也很紧张。他的“突厥”士兵经常骑马在巴格达的街道上驰骋，有时撞倒一些平民，包括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这激起了巴格达人的极大愤慨，巴格达的呼罗珊子弟多次进行报复，杀死了一些“突厥人”。与巴格达民众和呼罗珊子弟的紧张关系使得穆阿台绥姆在继位三年后迁都萨迈拉。<sup>③</sup>他延续了马蒙的宗教迫害政策，亲自审问了艾哈迈德·本·罕百勒三天，有学者认为宗教迫害引发的民众骚乱才是穆阿台绥姆离开巴格达的真正原因。<sup>④</sup>阿拔斯王朝的奴隶卫队在马蒙时期开始出现，在穆阿台绥姆时期发展壮大，与哈里发失去民众支持、支配力弱化不无关系。

马蒙的宗教政策最终被穆塔瓦基勒废止，围绕《古兰经》“受造说”的斗争以正统学者获胜而告终。<sup>⑤</sup>穆尔太齐赖派随后也被取缔，成为异端，与之对立的圣训派成为教义思想主流。在教法学领域，理性的地位江河日下，以经训为主、理性为辅的理论体系渐居主导地位，<sup>⑥</sup>哈里发的理性在宗教事务中再难有用武之地。这场斗争是哈里发和宗教学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① 穆尔太齐赖派是一个伊斯兰教义学派，也被称为“思辨派”，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强调真主的独一性和统一性，反对将真主拟人化；坚信真主的永恒无始性，认为《古兰经》并非从无始的过去就与真主同在，而是晚于真主本体出现的“受造物”（即《古兰经》“受造说”）。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12～21 页。

② Ira M. Lapidus,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Islamic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No. 4, 1975, pp. 379–380.

③ At-Tabarī, *Annales*, Series 3, M. J. de Goeje, ed.,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1879–1901, pp. 1180–1181.

④ Matthew S. Gordon, *The Breaking of a Thousand Swords: 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of Samarra (A. H. 200–275/815–889 C. 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53.

⑤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4–97; Ira M. Lapidus, “State and Religion in Islamic Societies,” *Past & Present*, No. 151, 1996, p. 12.

⑥ 吴云贵：《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25 页。

此后虽然哈里发在名义上仍是宗教领袖,但其宗教权威有名无实,逊尼派伊斯兰社会真正的宗教权威只由学者群体掌握。<sup>①</sup>在宗教至上且崇尚平等的伊斯兰社会,统治者不掌握宗教权威,就难以使臣民甘愿服从支配。不具宗教权威的统治者必须与学者合作,借助学者的宗教权威进行统治。

在马蒙时期哈里发对主流社会信众的支配力遭到极大削弱,具有很大偶然性,与马蒙夺权篡位和推行宗教迫害的个人行为有关。然而,伊斯兰教对哈里发权力的限制作用的发展以及哈里发宗教权威的丧失,将这一偶然的結果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常态。哈里发对信众的支配力再也回不到早期的水平。自马蒙以后哈里发的禁卫军不再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臣民中征募,严重依赖外来奴隶,军队越来越与主流伊斯兰社会分离。<sup>②</sup>

由上可见,在宗教至上且崇尚平等的中东伊斯兰社会,穆斯林统治者支配穆斯林臣民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后者对前者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因此自由穆斯林臣民不是禁卫士兵的理想人选。奴隶和释奴则更易于支配。即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sup>③</sup>他们与主人或前主人也是不平等的。虽然伊斯兰社会的奴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但奴隶的地位仍然是财产。奴隶可以被买卖、馈赠和继承,受到伤害甚至被杀也仅被视为财产损失。奴隶有为主人服务的义务,无权在法庭上做证,<sup>④</sup>而且在人生大事上没有自主权。<sup>⑤</sup>释奴因蒙受前主人的恩惠,有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帮助前主人的道义责任。<sup>⑥</sup>统治者与自由臣民之间是“公对公”关系,而他与自己的奴隶和释奴之间则是不平等的私人关系。因此,相比之下,奴隶和释奴更适合担

① Ira M. Lapidus, "State and Religion in Islamic Societies," *Past & Present*, No. 151, 1996, p. 12;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7-99.

② Kurt Raflaub and Nathan Rosenstein,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Asia,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Mesoamerica*,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1999, pp. 325-327; Hugh Kennedy,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48-153, 156-158, 160-162.

③ 伊斯兰教禁止奴役穆斯林,但奴隶若皈依伊斯兰教也不必然被释放。

④ Murray Gordon, *Slaver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ew Amsterdam Books, 1989, pp. 35-38.

⑤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7.

⑥ Patricia Crone, *Roman, Provincial and Islamic Law: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Patron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8.

任禁卫士兵。

## 结 语

综上所述,传统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奴隶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大环境为军事奴隶制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哈里发对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弱化,催生了阿拔斯王朝实行军事奴隶制的现实需要。对普通穆斯林臣民的支配力不足使得哈里发依靠更容易被支配的奴隶和释奴保卫自己,维持专制统治。

阿拔斯哈里发在 10 世纪中叶彻底沦为傀儡,此后掌握实权的是素丹和埃米尔们。逊尼派的素丹和埃米尔都是纯粹的世俗统治者,不具宗教权威(什叶派政权的统治者往往拥有宗教权威),他们必须与宗教学者合作,借助学者的宗教权威进行统治。虽然可以借助学者的宗教权威,但毕竟宗教权威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穆斯林臣民服从其支配是有条件的。而且随着宗教理论的发展和宗教学者力量的进一步壮大,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因此统治者们不得不效仿阿拔斯哈里发倚重自己的直接依附者——奴隶和释奴,于是军事奴隶制长期盛行于伊斯兰世界各地。依靠依附者进行统治的最极端案例便是奥斯曼帝国:16 世纪时奥斯曼帝国朝廷的工作人员,除了素丹家族的成员,小到园丁,大到大维齐尔,都是素丹的奴隶(其中自然也包括直属素丹的士兵)。<sup>①</sup>

军事奴隶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在伊斯兰框架内满足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欲望,另一方面对统治者而言具有一定风险。克龙指出,奴隶士兵有忠于主人的优点,也有容易失控的缺陷。奴隶军队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他们对信仰、国家利益漠不关心。私人性质使他们依赖主人,成为主人称心如意的工具,但一旦失去忠诚,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sup>②</sup>虽然释奴很忠诚,但是依附关系到了下一代会变得松弛,经过多代就会瓦解。861~870

① Albert Howe Lyby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 36, 47-48.

②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9, 82.

年，萨迈拉的“突厥”军人任意废立、杀害哈里发，阿拔斯王朝政局极度动荡。这些“突厥人”是穆阿台绥姆时期“突厥”奴隶的后代，几乎都是麦瓦利，但他们已失去麦瓦利应有的忠诚。<sup>①</sup>与萨迈拉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团结和稳定。<sup>②</sup>王朝早期的支柱呼罗珊人及其子弟是靠宗教意识形态维系的，关心国家利益，不似奴隶军人往往只重私人关系和个人利益。后世的统治者一般通过不断引进新的少年奴隶并对其进行多年的教育来防范这种风险。<sup>③</sup>

[责任编辑：张玉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 
- ① Paul G. Forand, "The Relation of the Slave and the Client to the Master or Patron in Medieval Isl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 No. 1, 1971, pp. 64 - 65.
- ② Jacob Lassner, *The Shaping of 'Abbāsid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6.
- ③ Reuven Amitai, "The Mamlūk Institution, or One Thousand Years of Military Slavery in the Islamic World,"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rming Slave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8;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